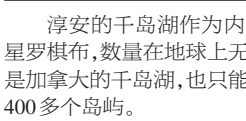


立夏表示夏季的开始,北半球日照时间逐渐增加,肉眼可见地昼长夜短了。黄昏时分,西边天空有几朵渐渐向暗的白云伫留,楼上几层人家的窗户,反射出的却是一片片蓝光。初夏的空气倒也明净,更托出花园里桐叶的绿和石榴花的火红。铁门外淮海中路两厢的人行道,各自拐弯通向华山路上的两个地下铁出入口。去武康大楼往返的人群便如过江之鲫,川流不息。

黄昏犹待倚栏杆

这里附近原本是行人稀少的住宅区,可这几年却如施了魔法一般,成了热闹非凡的网红打卡观光地和咖啡餐厅密集区。这虽然吸引了人山人海的四方游客,却也影响附近居民的出行,尤其对我这样有密集恐惧症的人惊吓不小,只得常常作茧自缚闭关自守,又心有不甘地对着窗外流动的风景线瞄上几眼。借用杜牧的诗句来形容,就是“黄昏犹待倚栏杆”了。

其实我住在一座法国城堡式老公寓的二楼,三楼以上才有阳台。没有阳台也就无栏杆可倚,只是站在窗后看几眼罢了,时常会看到松鼠在窗外跳来跳去活泼可爱的样子。既然是城堡式公寓,天台上就有雉堞式的装饰墙作为护栏。2022年5月的一个傍晚,我就乘电梯上那里



淳安的千岛湖作为内陆湖,群岛如星罗棋布,数量在地球上无与匹敌,即使是加拿大的千岛湖,也只能称小弟,少了400多个岛屿。肉眼是数不过来的,风景也是好得让人挪不动脚步。姿态各异的小岛,高低耸翠,错落在烟波浩渺处,仿佛无数脑袋伸出水面泅渡。天空、小岛和水的色彩,随季节和气象的变化而变化,云霓明灭,幻影涵虚。可当你陶醉于这静态之美时,却有装扮华丽的游船画舫从岛后缓缓驶出,拨开层层清波,惊起水鸟无数,凌空翔舞,整幅山水画顿时生动起来,真是千般秀丽,万般妖娆,勾心夺魄。

在这一片荡漾的碧波下面,藏着一个古城遂安,又称“狮城”。名字源自左近的五狮山,突兀的山岩在鬼斧神工中化身狮群踞踞,或蹲或伏或跃或扑,威风八面,雄镇四方。60多年前,新安江蓄水成湖,千山化千岛,热闹的遂安县城湮于水下,所有建筑成为被湖水封存遗迹。后来中央台在此做过水下考古直播,俨然已成水族的天宫福地,昔日车水马龙的街道,换成鱼群在欢畅地闲逛。

五狮山也随县城沉入水底,狮子不再啸天吼地,气贯日月。响应国家号召撤离的居民,在天空被湖水替代之前,毅然收拾家当,扶老携幼,泪别祖居地,有5000余人疏迁至今天的姜家镇。这些可敬的百姓,城里人变成乡下人,商人变成农民,工人变成渔民,他们对身份的转换毫无怨言,另起炉灶,重燃烟火,出没烟波礁渚,像狮子那样适者生存,自强不息。

正当人们为狮城的消失而感慨,为未被悉数迁移出来的文物而惋惜时,打天边来了一头锦狮,蹲在千岛湖西南湖畔,目含潋滟湖水,身披斑斓山色,名叫“文渊狮城”。

去“黄昏犹待倚栏杆”了。往东远眺,一直可以看到陆家嘴的上海中心。往南近观,徐家汇商圈如在目前。但无论是淮海中路,还是华山路,在当时几乎是没有人车和车辆的。这时脑海里忽然冒出辛弃疾的词:“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因为天台的护栏是水泥做的,我只是象征性地拍了几下,聊作行为艺术罢了。

我原来的住处是有阳台的。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父亲带领一家老小从日占区逃难到法租界。因为人丁兴旺,便租下了新式里弄中的一栋三层,几年后我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一次母亲告诉我

几个日本宪兵正在弄堂里搜寻,听说因为失踪了一个日本兵。那时我不过三四岁,从落地长窗望出去,果然见几个手持长枪的日本鬼子在房东家的屋顶上东张西望。日本占领军是不准市民收听短波电台的,曾派人上门剪掉收音机里的短波接收器。等我五岁上小学时,日本也投降了。父亲认识从美国回来的圣心小学的校长张霭墨,带我去面试通过后就插班到第二学期的一年级,每天与我两岁却在同一年级的两姊妹同去同回。圣心小学的校门在蒲石路(长乐路)上,上学要经过一个垃圾箱,经常有弃婴或死婴丢弃在边上。这显然不利于小孩的心理建设,后来我们便绕

道从霞飞路穿过震旦女中校舍进入,感觉就好多了。圣心小学是教会小学,早课时要集体背诵总理遗愿和圣母玛利亚什么的。戴白色“馄饨帽”、穿黑袍的嬷嬷如发现谁上课开小差,会用红木戒尺打他的手心。这所小学规定高小不收留男生,所以读完初小便只得转学了。初中读的是就近的向明中学,高中读的是私立育位中学。当时小学和中学的课外作业都不繁重,晚饭后

这是浓缩版遂安古城,旨在复制此地的千年文渊风貌,因为以文载道,物外教化,总是如水映月,无乎不在,不可或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奎文塔”,砖木结构,明七面六暗五,重檐高啄,展翅欲飞,铜铃在风中摇出叮叮当当的脆响。老遂安城内曾矗立着建于明朝的“奎文塔”,是学子们期望登科及第、文开境界的礼膜之处,当然的也随古城沉于水下,现在重新等比例仿造复建,无非是延续文脉。沿着塔内的木制楼梯盘旋而上,柱壁上汇集着楹联匾额、彩绘壁画、铜板浮雕等,以诗词和场景化表述,介绍遂安的人文历史。此塔的五层平台深受游客喜爱,站在这里登高望远,襟风揽云,旖旎风光尽收眼底,真是天地无画,登临可鉴;山水无酒,望湖能醉。

走进狮城则是另一番景象,一条复古老街,青石板铺地,重新组装的五六座牌坊耸立街心,像一座座门洞,贯穿古今。牌坊总是显得卓尔不群而又温文尔雅,其上垒砌堆叠之石,布满雕刻铭铭,亦书亦画,龙凤凤翔,虎踞狮蹲,有原物也有摹刻,浑雄厚重,都是抢救性发掘与保护,而且各种题材不一而足,如孝悌江循良坊、父子传芳坊、忠义坊等,讲述忠孝节义之故事,弘扬千秋德教之理念。

街道两侧均为错落有致的仿古建筑,白壁黛瓦马头墙,高脊飞檐,石槛花窗,曲径回廊,满盈徽派建筑的韵律美。这些房屋的用途,既有商业开发功能,也与文化传承相关,茶坊酒肆飘出传统美食的扑鼻香味,玉店织铺还原了非遗工艺的精湛才技,满街张挂的红灯笼花雨伞以及舞狮服饰复兴了民俗民风,还有百琴楼、醒狮阁、瀛山书院等,或移迁,或新建,都是古韵悠悠,可教人发思古之幽情,摅怀旧之蓄念。一头千岛湖畔的锦狮已悄然复活。

部门的小兄弟去新疆旅游,托他给我捎一块石头来。没多久石头就到手了,是一块花岗岩,大小刚好盈握,分量却不轻。听他说,到了新疆,看过昆仑山,捡了石头,但回京的过程艰苦万状。我觉得这块石头比和田玉还珍贵,于是摆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

知我者谓我心有石头,不知我者谓我像块石头。微信朋友圈有几位奇石收藏家,时常晒他们的珍藏。为了寻觅这些宝贝,他们辗转千里,跋山涉水,有时甚至左腾右挪,心劳力拙。然而,他们获得了收藏家的快乐,看着眼前的藏品,“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正如李清照所言,“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与这些真正的收藏家比,我对石头的热爱简直连玩票都算不上,我的收藏里没有奇石,我不可能成为收藏家。比起收藏者玩石的意会心谋、目往神授,我更喜欢弯腰捡拾,更享受将略带重量又有些粗砺的石头握于手中那种感觉。

老家有一条旱河,长满了石头。我童年时代的欢乐都系于这条河,翻开石头抓蚂蚱、抓蝎虎是我的拿手好戏,弹弓的弹丸是石头,下棋的棋子是石头,初学画画写字的工具也是石头。在戈壁滩,石头在成人手里是得心应手的石器,在小孩手里则是玩具——石头

道从霞飞路穿过震旦女中校舍进入,感觉就好多了。圣心小学是教会小学,早课时要集体背诵总理遗愿和圣母玛利亚什么的。戴白色“馄饨帽”、穿黑袍的嬷嬷如发现谁上课开小差,会用红木戒尺打他的手心。这所小学规定高小不收留男生,所以读完初小便只得转学了。初中读的是就近的向明中学,高中读的是私立育位中学。当时小学和中学的课外作业都不繁重,晚饭后

伏案做一小时左右也就够了,便看看闲书,包括《唐诗三百首》和仅剩的半部《红楼梦》。天晴时,到阳台上倚栏看夜景几乎是必修课。夜景都在天幕上,虽说是坐旁观天视野不够开阔,但巧的是一条银河常常贯穿其上,也很容易找到北斗星,碰巧还可看到划过夜空的流星。可惜的是天天夜观天象没有使我成为天文学家或占星师,但心比较容易沉静下来,也算是一种天人感应吧。大约在我搬离这个里弄的80年代末,灯光伴着城市一起繁荣,群星几乎一夜之间从城市的夜空消失。陪伴月亮的只有几颗孤星,看着令人倍感寂寞伤怀。直到后来去了一次漠河,在黑龙江畔这个中国极北之地的夜空,才看

到了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如此辉煌的星星们的居所。诗和远方,也因此同时呈现在我空虚已久的视野里。

栏杆本是桥梁和建筑上的安全设施,兼具装饰意义。有木栏、石栏和金属栏,考究的则雕栏玉砌。较早入诗的有卓文君的《怨郎诗》:“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十依栏杆”。魏晋无名氏《西洲曲》:“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李清照《点绛唇》:“倚遍栏杆,只是无情处。人何处?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可见栏杆诗常与思念和寄托情感有关,在唐诗宋词里频繁出现,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重要的诗歌意象和文化象征。其中最豪情万丈的,首推岳飞的《满江红》:

小儿子心今年5岁不到,人虽小,却很精怪。有次用彩色马克笔在大理石飘窗上乱涂画,晚上被我发现后,抓到犯罪现场质问,小家伙眨着大眼睛可怜巴巴看着我:“妈妈,我以为这里可以画画呢!”虽然把大理石台面重新擦洗干净花了不少力气,但我并没有骂他、惩罚他,只是明确告诉他彩色笔只能画在纸上、本子上,其他地方都不能画画。其实,这些“童年坏事”我自己小时候也没有少干过,有时候“祸”闯大了,还会在屁股上被爸爸打几下。所以等到自己有了小孩后,我总是会不由自主想:如果我是那个小孩,被发现做了坏事,也会很紧张和害怕的吧?是啊,谁没有当过孩子,谁又没有做过几件“坏事”呢?只记得某一年过生日时我终于得到了心仪的生日礼物:一套12色的水彩笔。我如获至宝,天天都想怎么给各种东西涂上颜色。我们小时候哪有现在的小孩那么多涂色书!于是,我便给报纸涂颜色。那时家中订阅的《新民晚报》每一版家中的插图、题花,都被我涂上了各种五颜六色。有一天,我发现妈妈新买的一本《绒线编织》,里面印了各种图案,全是黑白的,正好给我当涂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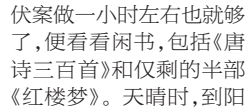
蕴藏无限可能,简直无所不能。作为老农民的后代,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熟练掌握祖辈出神入化熟练使用石头的技艺。我抛出去的石头从来不曾打到野兔,最多在不远处惊起一团灰尘。

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也在我心底藏了很久。

四五岁时,听一个比我大点的孩子说,有一种石头叫血石,形状大小如鸡蛋,表面绿色,内部却是血红色的,如果放到耳边,能听到里面有雷鸣之声。自此以后,我就开始寻找血石,以致很长时间里,只要找到一块椭圆形的石头,我就不意识放到耳旁去倾听。我相信,宇宙诞生的秘密就在血石中,包括我生活的世界的秘密,我的身世秘密,好像天地间一切问题,血石都能为我解答。

捡石头的路,从老家的马蹄河一直延伸到现在我能抵达的任何地方,乃至亲朋好友所能抵达的远方。最远的一块石头,来自非洲的科特迪瓦。

埋头捡石头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天地之间,除了石头,再也没有什么好玩的。每一块石头都在发光,在招手,在低语,等着我去发现,去触摸,去交



谈。石头打开了一座宝库,让我感受到世界的丰盛。有一年去甘肃避暑,在兰州住了两天,就在黄河边捡了两天石头。黄河之水天上来,飞瀑湍流,砑崖转石,造出无数的卵石,把黄河滩填得满满的。捡起这个,丢下那个,都好看,都想要,捡来捡去,捡了满满一袋子,拎不动,只好抱回宾馆。手里摸索摩挲着黄河石,我禁不住会浮想联翩:这些石头从哪里来,是一场从天而降的陨石雨,还是混沌初开时的天崩地裂?如果石头有记忆,它们会不会记得那些发生在黄河岸边的历史,会不会记得那些历史上有名的或者无名的人?会不会曾经有一些孩子,也像童年时我一样,在河滩里翻翻拣拣,把衣服口袋里塞满石头,而从他手中掉落的一块,现在正好被我捡到?会不会有一个孩子,以为自己捡到了血石,也像我一样把耳朵贴在石头上,期待里面藏着闪电雷鸣?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将世界的本质比作儿童的一场天真无邪的游戏:“世界是一个玩着棋游戏的孩童”。不知道古希腊儿童玩的棋子是什么材料制成的,我只知道,我小时候下棋,都

玩石头的人

甘周

哪里来,是一场从天而降的陨石雨,还是混沌初开时的天崩地裂?如果石头有记忆,它们会不会记得那些发生在黄河岸边的历史,会不会记得那些历史上有名的或者无名的人?会不会曾经有一些孩子,也像童年时我一样,在河滩里翻翻拣拣,把衣服口袋里塞满石头,而从他手中掉落的一块,现在正好被我捡到?会不会有一个孩子,以为自己捡到了血石,也像我一样把耳朵贴在石头上,期待里面藏着闪电雷鸣?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将世界的本质比作儿童的一场天真无邪的游戏:“世界是一个玩着棋游戏的孩童”。不知道古希腊儿童玩的棋子是什么材料制成的,我只知道,我小时候下棋,都

到了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如此辉煌的星星们的居所。诗和远方,也因此同时呈现在我空虚已久的视野里。

栏杆本是桥梁和建筑上的安全设施,兼具装饰意义。有木栏、石栏和金属栏,考究的则雕栏玉砌。较早入诗的有卓文君的《怨郎诗》:“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十依栏杆”。魏晋无名氏《西洲曲》:“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李清照《点绛唇》:“倚遍栏杆,只是无情处。人何处?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可见栏杆诗常与思念和寄托情感有关,在唐诗宋词里频繁出现,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重要的诗歌意象和文化象征。其中最豪情万丈的,首推岳飞的《满江红》:

书。我开开心心涂了一个下午,几乎把整本黑白印刷的绒线书“改造”成了彩色定制版。结果,妈妈那天下班回家,发现了我的“杰作”,气不打一处来,狠狠骂了我一顿。我哭得稀里哗啦,心里充满了委屈:难道我做错了吗?妈妈为什么不觉得,这本书比原来更好看了呢?

童年的“坏事”

鲍伊琳

等到爸爸晚上回来,妈妈去告状,希望他继续严厉教训我毁坏了她的新书。我可怜巴巴地站在房间的角落里,等着继续挨骂。结果爸爸仔仔细细翻了一遍“彩色版”绒线书,转过头对我妈说:“你女儿不是涂得挺好看吗?你看这条龙,它用了浅绿色和浅黄色,爪子却是鲜红的,多生动啊!”

我都不记得当时自己几岁了,但却记得那天这顿“突如其来的表扬”是多么让人心醉!妈妈当时翻了爸爸一个白眼,就去厨房做饭了;而我,则在爸爸宠爱的眼神里也开心地笑了。

乱涂乱画的“坏事”最终成了一个契机:爸爸后来给我报了画画班,我一路在少年宫学画直到高中

是用石头。在接触跳棋、军旗、象棋、围棋之前,我至少玩过两种棋类游戏,虽然游戏的规则早已忘记,但我清楚记得,为了玩游戏而捡石头的情景。

或许,在多山的希腊,古时候孩子们也是用石头下棋的吧。或许,遍布全世界的石头都曾是孩子们最好的玩具,即便有的孩子后来成了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他们的智慧里也有石头的影子。

这样想来,历史上好像充满了这样的故事。比如有名的曹冲称象、司马光砸缸,固然两个都是神童,然而要不是经常玩石头,怎能如此精通石头的本性,把石头的优点用得恰到好处。由此引申,少年孔子“陈俎豆,设礼容”,难保不是以石头作道具,进而诸葛亮用石头布下八卦阵,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天罡地煞原来被封印在石头之下,红楼梦本名《石头记》……书写经典的人是不是都是玩石头长大的,否则为何对石头情有独钟?他们简直把石头玩得出神入化!

偶然读到,李安导演拍电影,在片场遇到生气的事,很少迁怒于人,而是独自去踢石头。记得读到这个故事时,我脑海里立马浮现出这样的场景——一个少年聚精会神踢着一块石头,歪歪斜斜一路走来,走向镜头,走向我。

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想一想那个少年的脸……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以栏杆为意象入诗者,壮怀激烈,无出其右。而我小时候最喜欢唱的歌,就是由杨荫浏先生配曲的《满江红》。

现在很少有人再依栏凭栏拍栏地去东想西想南吟北唱了,栏杆也不再是诗歌的意象和文化象征。我还没有想明白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学业繁忙才终止,虽然后来没有继续画下去,但对绘画的热爱,包括审美上的自信,始终伴随着我逐渐成长的人生。当然,童年时做过的每一件“坏事”并没有那么幸运都成为“好事”。我曾带着小堂弟拿了自己的刷牙杯,去家里附近的小池塘里捞小蝌蚪;我曾偷偷拿了爸爸皮夹子里的钱,跑去街对面的冷饮店买了三根棒棒,一口气同时吃掉;我曾大热天穿个小背心小裤衩,把楼下的路牌杆子当爬杆,噌噌噌爬到最上面趴在路牌上,望着路口等爸爸骑车下班……因为太过调皮捣蛋,我从小没有少挨爸爸打,但我知道哪怕打得再疼,爸爸都是爱我的呀。

总说,不幸的童年需要花一生去治愈,而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人的一生。我现在自己当了妈妈,才明白这种所谓的“治愈”,就是哪怕你做了“坏事”会挨骂挨打,但心里却能始终知道自己会被“原谅”。

童年的爱与安全感,与这种“包容”紧紧相连。爸爸把它给了我,而我将给自己的孩子们。

十日谈

我的“六一” 责编:沈琦华

童年日记(水彩) 曼倩

对当年的我们来说,我们的已知与未知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